



我的山水情

■张帅

细算起来,距离我上次回老家已有7个多月,这次回家感觉格外兴奋。

坐在高铁上看呼啸而过的山川、河流,我知道要到家了,它们向我敞开了怀抱,欢迎我回家。此时,师友一句“近乡情更怯”完全符合我的心情,是啊,这是我的故乡,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坐在久违的公交车上,遇到了小学老师,看到老师已经花白的头发,瞬间,让我想起小学上课时的情景,那间小学教室,那些同学们,那些回不去的过往,奈何岁月无情,改变了我们的模样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中部的一个小山村,这里没有繁华的街道,喧闹的人群,但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。在外十几年才懂乡愁是那座重峦叠嶂的山川;乡愁是村边那条蜿蜒崎岖的小河;乡愁是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。小时候我对山的那边充满了无限向往,那里是城市,是我要去的地方。回想村口那棵老槐树送别了我们山里的孩子,更是见证了农村孩子长大。但故乡没能留住我们,却留住了那山、那水、那树,还有渐渐老去的爹娘。

从当兵开始,每年春节我从没在家待过,一开始觉得春节对我来说很遥远,现在感觉只要能够待在家里,陪在父母身边,每天都是春节。

在老家整个世界都放缓了脚步,不用考虑外

界的压力,也不用想工作的事情。清晨看朝阳冉冉升起,傍晚看夕阳落山,晚上看星光闪闪,躺床上静听鸡鸣、蛙叫、蝉声、犬吠,声音由近及远缓缓地来,又轻轻地走。

若非要找一种食物回忆童年,那一定是猪网油。小时候觉得肉食对我有种特殊的诱惑,那时,我家常常买猪网油,把猪网油切成小块,在锅里慢慢翻炒,不一会儿,就会炒出大量猪油,剩下的油渣,特别好吃。

每次休假回家我都要给父母还有大伯剪头发。我的大伯在17年前因为一场车祸而失去了一条腿,回家见到他时,他正在院子里洗衣服,院子里还养了一些兔子和鸡,看到大伯的生活充满了快乐,有时,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,有太多不顺心的事,但看到乐观的大伯,我觉得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,靠自己双手一定会创造出美好的未来。

总觉得休假的时间太短暂,不知不觉就到了离别的日子,我讨厌离别,却又不得不面对离别,离开家乡前我不自觉抓起一把泥土,望着村口的老槐树,村边的河,远处的山跟送我坐车的爸妈,开始重新积蓄力量再次回到熟悉的岗位上。

灵魂在飘荡,心安是故乡。每个阶段都在享受不同的人生,这片山水离我很近,但又从未远离。

大华和小明

■王红丽

“大华要从南方回来了”,这几天,崇文市德胜街道都在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。高中毕业就去南方打工的大华,如今已是南方一家知名公司的老板,在全国各地还办有多家分公司。这些年德胜街道的男女老少有去南方打工的,都没少受到大华的帮衬。如今已经年近50的大华想要落叶归根,也想为家乡做点贡献,于是,准备在市里投资兴办一个大型企业,亲戚邻居们知道后都在热切地期盼着他。

坐在从机场回家的车上,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来的大华发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车子经过了崇文市中学,崭新的校舍,飘扬的红旗,校园里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,不由得牵出了大华年少时的回忆……

一个秋天的晚上,德胜街道的一处民房里忽然传出来几声响亮的“啪啪”声,接着就响起了孩子的哭声,只听见一个人边喘着粗气边说:“叫你不好好学习,考试都不及格……”隔壁邻居小明的爸妈听到后相视无奈地苦笑了一下,小明爸爸说了句:“大华又遭殃了。”这时,又听见打人的大华爸爸说:“你看看人家小明,每次都是全班前几名,你就不能跟人家好好学学!”大华不服气地说:“他学习好,你去让他给你当儿子啊!”大华爸爸一时语塞,然后又是一阵“啪啪”声……第二天,大华无精打采地来到教室里,刚坐下就趴在桌子上,小明刚想上前安慰几句,却听见大华邻座的小慧说:“我的钢笔丢了。”大华抬起头问小慧:“你放哪儿了?”“就放在桌子上了,这会找不到了。”小慧着急地说。大华说:“你再找找看。”小慧又找了一遍,还是没有,于是,她朝其他桌子上看了一眼,忽然惊喜地叫起来:“这不是我的钢笔吗?”边说边从小明的桌子上拿起了一只蓝色的钢笔。小明说:“这是我的。”大华站起来问道:“到底是谁的?”小慧委屈地说:“这就是我丢的那支笔。”大华知道一向单纯可爱的小慧应该不会撒谎,于是就问小明:“你从

哪弄的?”小明迟疑了一下说:“我从地上捡的。”大华说:“那不就是她的吗?还给她。”小明不情愿地把钢笔递给了小慧。小明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,嘴里说着:“充什么好汉,昨晚挨打的时候怎么不当英雄。”大华气得扬起了拳头,这时,上课铃响了,大华只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几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,德胜街道的人们都在说着,小明考上重点大学了,今晚他们家要请人为大家放电影呢。于是,大人和孩子们都拿着扇子,提着小板凳早早来到了小广场上,喜笑颜开地等着看电影。大华一家没有去看电影,大华因为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,他们害怕邻居们问起大华的成绩,就很尴尬了。并不宽裕的家境使大华爸爸没有提复读的话题,大华很知趣,在一家人沉默的空气里蹦出一句:“我去南方打工。”大华妈妈听了又心疼,又无奈,伤心地抹起眼泪来。

大华到了南方后,就从最基层的销售员做起,挨家挨户登门拜访,看尽了白眼,吃够了闭门羹。后来凭着认真踏实的干劲,正直大方的性情,经过了十几年的打拼,渐渐也闯出一片天地来。这期间听同学说小明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行政单位工作,现在已经是市里的科级干部了,羡慕之余也只能慨叹命运的差距。

车子已到家门口,刹车时的轻微震荡打断了大华的回忆。他下了车向家里走去,忽然看到小明的父亲正站在路边,大华亲热地走上前去想要聊几句,谁知小明父亲快步走开了。回到家里,大华问父亲:“小明现在应该是处级干部了吧?”只见父亲不屑地说:“还处级干部呢,如今在监狱蹲着呢!”大华吃惊道:“怎么回事啊?”父亲说:“贪污腐败,官做得越大,贪得越多,最后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”父亲说完,走过来抚了抚大华的后背,似乎想要抚平他小时候挨打落下的伤痛,叹息着说:“人这一辈子,谁也不知道会走一条怎样的路啊!”

吴哥窟遐想

■高磊

有一个气场在遥远的地方释放,就像释迦佛从西方而来。由白马驮经,昂首长安,驻足洛阳。因为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,有一尊佛,安持于东南,由婆罗门神的指引,加持着释迦牟尼的微笑,在丛林中隐藏。两百年的辉煌,四百年的湮灭,一千年的遥望。

如果没有一个法国人的探险,茂密的森林不知道还要继续神秘多久。让现代人不知道吴哥王国的存在,只知道东南亚丛林的幽深,天籁的畅想。一千二百年前,有一个泉州的中国商人偶然踏访。迷恋、惊悸、凝望、追忆、梦乡!从此,在这个世界上有了唯一的关于吴哥王国历史的追问和遗响。

从飞机上往下俯望,柬埔寨这个被湄公河冲击出来的吴哥王国的沃土。在千年以前,征伐殆尽,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喧嚣,只有对三世佛的膜想。哪里的智慧在一尊尊微笑神灵的护佑下,转生现世,飘零成物。释迦佛的微笑加持着每一个过客,抗拒恶魔,中衡阴阳。

喜马拉雅南麓的季风尽情吹放,涤荡有度地调节着每半年一遇的干涸,因了雨季的牵引由雅鲁藏布江的湍流到澜沧江的愤怒,逐渐依附于湄公河的舒缓和宽敞而无拘无束。尽情地铺展着沼泽对它的诱惑,和湄公河冲积出来的放旷不羁。

洞里莎湖的水时大时小,浊而复清,滋润着湄公河两岸数不尽的生灵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北高南低,前端森林茂密,经千百年的冲刷洗礼沉淀成无垠的湖泊,大片的沼泽和广袤肥沃的原野。无数个孤迥的椰树和棕榈散漫于大野。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之间,星罗棋布,相似跳跃的音符,史诗般的交响。从高原到丛林,徐徐入海,静若落虹。

吴哥窟你是那样的神秘。祈祷着神灵安放希望的圣殿。因为“崩密烈”的衰落,从而响起了西戎寺的鼓声。行走其间,恍若隔世;秘境寻幽,穿越千古;古木森森,洞里探奇;根脉相缠,勿分表里。那是神灵眼镜蛇的躯体吗?定睛看,那分明是缠绕、盘曲和深情的灵魂依恋。那是森林的眼睛吗?驻足凝望,那仿佛是你丛林呼吸的气孔,仰首蓝天外白云逸意般的窈窕。

古印度婆罗门神的诅咒和释迦佛的微笑环绕在吴哥王国的上空。既崇尚着无为又沉湎与安乐。天和地的交互,虚幻生相于无为的阴阳互隔。是魔咒与欢乐神之间搅动世间万念的根源。是悲欢交织的咒语对真善美的颂扬。勤劳智慧的吴哥人在为自己所敬重的神灵铸造宫殿,镇压恶魔,祈求安宁。天地间的玄合,大野的醇美,都是阴阳两界的互相生成。

沧桑等同不了荒蛮,神秘的湄公河引导我们无尽的遐想。在亘古的高原,古老的高棉人与自然搏斗和神灵交。成就着吴哥王国辉煌时刻的欢呼,在与自然恶魔浴血的战斗中哭泣,选择着昂扬和重生,升腾起无限个希望。人们默祷和平祈求长生,在有相生相生的涅中一次次死去,又一次次复生。

也许,有许多的后来者在踏足“崩密烈”遗迹时,会产生无数个疑问。可当你看到了那斑驳的石门,丛生的灌木,盘曲的树根,凌乱的石头,挺立的石柱和千孔百裂的枯木,掩映在花影后面的雕花石块,散落如初。环绕其间,昔日的辉煌毋庸置疑。只有心灵的震颤和躯体的倚倒,无言胜于一切。静谧的丛林是它们永远的屏障,遥远的天空见证着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的沧桑。

斑斓的阳光透过摇曳的树影,照射在那些有着精美图案的石门、石梁、石柱之上。像一首首凝固的诗词,一曲曲无声的歌唱。记载着吴哥王国昔日的浪漫辉煌。你看那石壁上永远绽放的嘴角,分明是在向未来昭告他们的永恒。深邃的洞窟,且隐且藏,明灭不定。仿佛在告诉你时光隧道的所在。

不同肤色的人来到这里仰望,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赞叹,在伫望沧桑的那一刻,又都是如此的彼此默契。那是西方几何学的立体吗?还是具有东方哲学意味的水墨遗韵?仿佛在两者之间都具有共同的注脚。在恍若隔世的密林地带穿行,怎能不让你心向往之,与古为徒呢!